

八怪之外——丁有煜其人及其畫像

莊素娥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美術史研究所

提 要

清中葉，揚州八怪之一的畫家黃慎繪有一幅《丁有煜坐像卷》（現藏南通博物院）。此幅畫中的主角丁有煜，究竟是什麼人，一直沒引起美術史界的重視和討論。其實，他是當時南通赫赫有名的文士，在世時名滿江南。他與揚州八怪成員常有來往。除了黃慎外，他和李鱣、李方膺、鄭燮、羅聘交往甚密。尤其，他和李方膺更是莫逆之交，目前有關李方膺的生、卒年及一些生平事蹟的考證，都需依賴他的著作才能得知。本文擬藉由現存丁有煜的著作及藝術作品、黃慎《丁有煜坐像卷》上的題跋、丁有煜友人的著作相互查證推衍，考訂出他的個人生平事蹟，討論其藝術成就，並釐清他和揚州畫家及當時文人的來往情形。而後，討論黃慎《丁有煜坐像卷》的繪製過程及畫作原始歸屬人等問題。

關鍵詞：揚州八怪、丁有煜坐像卷、江南

一、前言

江蘇南通博物苑藏有一件黃慎所畫的《丁有煜坐像卷》（圖 1）。這張畫縱 41.7 公分，橫 188.5 公分；紙本，著色；是乾隆二十年（乙亥；1755）冬，黃慎六十九歲時，于江蘇如皋縣詩友汪璞莊之文園所作。

此畫卷首有鄭板橋書大字「好藏之」，款題「孫柳門所寶个道人小照。板橋鄭燮題。」，下鈐一「乾隆東封書畫史」白文方印。畫的本紙上，黃慎用白描寫意描繪留著長鬚、頭髮已禿、身形微胖的丁有煜。丁有煜和藹可親、笑臉凝思、輕鬆自在的坐於一塊扁平長石上。畫前有黃慎題詩：「東海高賢个道人，貽書索我為傳神。鬚眉宛若難謀面，千古相思在結鄰。」下記「蒙寄佳研」。款：「乾隆乙亥年冬，恭為麗翁老壇丈寫照。硯弟福建黃慎。」下鈐白文「黃慎」、及朱文「恭壽」方印。

卷后，有兩則丁有煜的題跋。其一為乾隆二十年丁的自題，其文如下：

癭瓢畫老个，與以石上坐。尺幅幾許寬，冷懷如許大。片石地中地，冷懷味外味。識得味外味，潑潑者生氣。一。達萱堂三十載，背庭訓二十春。鵝鴿斷翼，破鏡蒙塵。悲哉！此孤苦窮民。見我貌，弗鑒我心，自溯生平啼笑真。二。學書無能，學畫無成。學鐵筆，擬秦漢，愧文（三總）何（雪漢）生。種得秋聲滿樹，每經風雨縱橫。抱一卷，送殘更。三。南北走，空螯手；涉冰炭，應心口；出門之功擇朋友。已焉哉！魯門兩啟余心哀，鬚眉消息是嬰孩。四。聲妾愛聽說，教女只用拙。頗曉未來因，扶我看缺月。五。開眼作書字疊字，闔眼會客失坐次。友琴（女名）為我制日撐，我用之年七十四。噫吁嘻！人生七十古來稀，明察秋毫亦胡為。六。我念今人兮北風涼，我思古人兮春水長。眉上青春兮蒼蒼，眼底浮雲兮茫茫。泣杜宇兮義皇。七。个道人自題七解。

另一丁有煜的題跋為其《自傳》，是隔年春（乾隆二十一年）題上的。其文為：

道人性褊，不容人過，而熱腸似火。心之所用，每絀于手，快快者不自禁其終日也。其自聯曰：「嘯歌免海陸兩死，（一遇險于茂陵馬上，再遇險于和州江口。）涕淚存鄉國一書。」（時與修州乘。）于人愛舊，于物亦愛舊。閉目獨坐，自垂髻交及暮年友。罔弗來往胸中，而猶不免軒輊其間。

手摩古玩書帖，遇缺食時亦復易米為炊，蓋不吝所好云。歷年七十又五。以足疾謝酬酢，起居乃藉柳門（僕名）扶持。少工寫竹，竹不離个，因自號焉。

後跋：

此卷乃柳門所寄求而得者。索予自題自傳，走筆數百言，直序生平，不計其文之工拙也。書畢，仍以歸之。非知我之深者，毋外泄也。時乾隆丙子三月，个道人跋。時年七十又五。

丁有煜題跋之後，有一鄭板橋於乾隆二十五年夏寫的題跋：

郝香山，晴江李公之侍人也，寶其主之筆墨如拱璧，而索題跋于板橋老人。孫柳門，又个道人之侍人也，寶其主之筆墨與香山等，而又摹道人之照而秘藏之，以為千秋供奉，其義更深遠矣。用題二十八字：嗟予不是康成裔，羨此真成穎士家。放眼乾坤臣主義，青衣往往勝烏紗。乾隆庚辰夏至板橋鄭燮識。

卷末最後還有乾隆二十五年秋袁枚的題：

江南萬口說不停，紫琅个道人姓丁。我未識面徒聞名，欲範黃金鑄其形，偶然拏舟東海行，郝靈荃手持丹青，道卷中人即先生。長髯飄飄玉骨清，七詩自寫胸中情。恍若洞府張咸英，風裳霞佩雲璈聲。畫者金華黃初平，題者魯國鄭康成。侍兒孫秀藏之誠，黃封綠裹燻香馨。譬如五嶽圖其靈，時時防與六甲爭。我來展卷心怦怦，追憶夷門老弟兄。晴江久去芙蓉城，南廬新歸白玉京。賸此靈光魯典型，空青落落孤晨星。何時握臂呼子卿，洪崖肩拍浮邱迎，談鋒共把天河傾。公超市近非遠程，欲往不往搖心旌。秋風吹海白波橫，賓鴻求友霜天鳴。彈琴便赴金昌亭，陳遵若到滿座驚。知君老眼定雙撐，個中許我忝齊盟。擲筆大笑冠絕纓。庚辰九月，小住如皋。慕崇川个道人名，欲訪未果。郝香山捧道人小像來索余題。展玩之餘，曲踊三百。未見先生于山中，先見先生于畫中，何緣之奇也！為韻語長篇，大書紙尾。一寫其欽遲之素志，一寄為贊見之先聲。錢唐袁枚子才子。¹

1 紫琅指的是南通五山中的狼山。狼山因形似狼而得名。北宋時州牧楊鈞將狼山改為琅山，又因山上岩石多呈紫色，又稱紫琅山。紫琅也成為南通的別稱。

丁有煜是何許人？爲什麼名滿揚州的黃慎會替他畫這張像？而鄭燮、袁枚這兩位大人物也不厭其煩的在卷上長篇大論呢？有趣的是，黃慎畫此畫及袁枚題此畫時，都還未曾與丁有煜謀面呢！

其實，丁有煜是南通名士，在世時也是名滿江南，與揚州八怪成員來往甚密。²除了上述的黃慎、鄭燮外，他和李方膺、李鱣、羅聘也都有很深的交情。今日，還有南通人在網路上開玩笑地說他是「外八怪」！本文擬從上述他的畫像談起，對他作一深入的介紹，並以他爲軸心，探討他與揚州畫家、文人的交游情形，期對當時畫壇的研究有所助益。

二、江南江北个道人

一般的文史資料對丁有煜的介紹都很簡短。李濬之（1846-1931）《清畫家詩史》對他的記載爲：「丁有煜字介堂，號石可，晚號个道人。南通州附貢生。善繪事，尤長畫梅。工摹印，有雙薇園詩鈔。」³光緒元年版的《通州直隸州志》卷十三〈人物志〉「文苑傳」記：丁有煜字麗中。扶風令腹松子也。諸生，入太學。少習舉子業，沈鷺類章羅。既而棄去，肆力詩古文及篆刻水墨畫，遠近名流聯吟無虛日。晚年自號个老人。居雙薇園，幅巾寬袖，鬚眉如雪，望之若仙。其卒也，袁枚聞之，嘆曰「个老亡，江北無名士矣。」⁴再上溯咸豐年間，王藻所輯《崇川詩鈔彙存》則記他

2 最早將「揚州八怪」的成員問題提出討論的是俞劍華。他在1962年的《光明日報》提出了名列「揚州八怪」者有十三人。卞孝萱於1964年的《文物》第三期，〈揚州八怪之一的高翔〉一文又提出了十五人之說。此說後來被廣泛承認和應用。八〇年代歐美學者逐漸以「揚州畫派」（Yangzhou School）來代替「揚州八怪」（The Eight Eccentrics of Yangzhou）。但因「揚州畫派」一詞可被泛指所有曾活動於揚州的畫家，所以，在歐美學界，「揚州怪人」（Yangzhou Eccentrics）及「揚州的怪畫家」（The Eccentrics Painters of Yangzhou）等的稱呼又應運而生。其實，「揚州畫派」一詞的使用，早在俞劍華提出「十三人」說之前，就曾被學者用來泛稱這一群具有怪異畫風特質的畫家。例如，趙儷生〈談清中葉揚州畫派中的異端特質〉（《文史哲》1956年2期）、郭味渠的〈揚州畫派的鄭板橋〉一文（《文物》1960年第七期）（參見《清代揚州畫派研究集》第二輯，頁95-102）。但是，至目前為止，「揚州八怪」一詞在中國大陸的使用，並沒有受到「成員」人數不定的影響，仍遠多於「揚州畫派」的使用。2002年，揚州舉辦了一個盛大的《揚州八怪藝術國際研討會》，還是使用「揚州八怪」一詞。

3 李濬之，《清畫家詩史》，1905自序，（中國書店1990年重印本），卷乙下，頁48。《崇川詩鈔彙存》記其字號爲「个堂」，而非「介堂」。

4 梁悅馨等，《通州直隸州志》（光緒元年版），卷十三，〈人物志〉下「文苑傳」，頁84，總頁642。

如下：

丁有煜，个堂、石可其號也。晚年自號个道人。附貢生。少攻舉子業，沉鷺類章羅，既而棄去。隱軍山之團瓢，肆力於詩。質樸得杜之一體。兼善水墨畫及摹印。其畫梅，勃勃有生氣，至今重價購之不可得。劉蘇村閣學視學至通，登狼山，延之倡和竟日，四方名士爭相投贈。與閩中劉南廬善，時對酒聯吟招鶴崖上，後以足疾歸雙薇園。州大夫聘修州志。幅巾廣袖，鬚眉如雪，見者驚為神仙中人。年八十餘卒。⁵

更早的道光年間出版的《崇川咫聞錄》，引用了楊廷撰《一經堂詩話》所載李方膺的孫子李耀曾為他所作的傳，對他的介紹最為詳細：

郡人李紅橋耀曾為丁个堂有煜作傳云，先生姓丁氏，諱有煜，字麗中，號个道人。海門鄉附貢生。幼承左山先生家學，攻舉子業。沉鷺類章羅，既而棄去。專事詩古文詞，其詩根柢浣花翁，質樸雄厚而險澀時有過之。刻有雙薇園詩集行世，晚又自定與秋集外。此著述鮮有存者。乾隆甲戌，纂修郡乘，分撰諸傳貽書，當事多所辨正。所居雙薇園郡中賢豪多樂就之，四方游士至通者，倡酬飲讌縞紵贈投，由是名滿大江南北。劉蘇村閣學視學至通，造廬訪之，嘆曰：「先生，我師也」。為題額而去。年八十餘卒。後進之士往往樂道其詩，而畫亦為人所寶，云：「先生博聞強勢，讀書能知大義，詩多寄托嶮崎，歷落之概時時見於詠歌。」如賦夕陽云……與劉南廬友善，隱軍山之團瓢，對酒唱和殆無虛日。鄭板橋嘗贈以詩云：「秋風秋雨雙薇樹，江北江南个道人」。可想其才名之傾動一時矣。王郡守延修州乘，編纂多出其手。臨殤時，猶自書輓聯云：「已騎仙鶴乘雲去，又捧書包上學來」。其襟期曠達如此，著有雙薇、與秋等集。⁶

目前有關丁有煜的生平事蹟大致可由上述四則記載得知梗概。丁有煜在七十五歲時，寫了自傳〈个道人傳〉一篇，也留下了最直接的自白，讓世人理解他的一生和志向。⁷這篇〈个道人傳〉除了收集在他的《个道人遺墨》、《个道人贖墨》（抄本）外，

5 王藻輯，《崇川各家詩鈔彙存》，咸豐七年（1857）南通州王氏刻本。〈詩鈔彙存目錄〉，頁9。

6 徐縉、楊廷撰輯，《崇川咫聞錄》，道光十年（1830）徐氏芸暉閣刻本。卷五，頁7-10。

7 丁有煜，《个道人遺墨》，頁9。

也被他題在上述黃慎爲他所畫的《丁有煜坐像卷》上。⁸《丁有煜坐像卷》上他的自傳題款「時乾隆丙子三月，个道人跋。時年七十又五。」又，《个老人詩稿》（即《个老人遺墨》）中有〈僕年八十又三，追思舊日友朋，無慚嚶鳴之奸者。僅此數君子也，統紀一篇，示吾後人，俾無忘其實焉！甲申上元。〉一詩。⁹從這兩則記錄去推算，他在乾隆丙子（即乾隆二十一年；1756）爲七十五歲，乾隆甲申（即乾隆二十九年；1764）爲八十三歲，可知他的生年爲康熙二十一年（1682）。至於他的卒年，依據上述《崇川咫聞錄》、《崇川詩鈔彙存》所記爲「年八十餘卒」。¹⁰

丁有煜的父親是南通赫赫有名的文士丁腹松。丁腹松，字木公，號挺夫，是康熙四十二年（1703）進士，授內閣中書，改知陝西扶風。後以疾歸鄉，居象山之南嶺，以踞五山之左，號曰左山。他在扶風興利革弊，頗有政績，被入祀名宦祠。晚年留心鄉學，集諸生徒講學，從遊者衆。雍正十年（1732），通州一帶長江水患，他煮粥賑濟災民，救活八百多人。臨終前，將資財分爲十分，七分贍供宗族鄉黨，而不遺留給子孫。年八十五卒。著有《南遊小草》。卒後，鄉人爲之建祠象山。¹¹

後人對丁腹松的敬仰，從徐鑑在丁有煜所著《雙薇園集》、《與秋集》的「敘」可以看出：¹²

……乙丑冬，鐸茲崇邑，與諸生課藝之暇，登五琅頂，謁左山先生祠於象嶺之南。因仰先生為當代文行宗範，陶其後裔，乃晤令嗣個道人於團瓢深處。道人自律嚴飭，不豔時趨，植根於樸，守樸以真。其所著宗杜陵，追栗里，淘汰鉛華，獨闢幽邃。方之寒潭，秋水古木，丹楓點綴，霜天物色，

8 《个道人遺墨》和《个道人贖墨》（抄本）上的〈自傳〉內容較相近，僅有下列幾處不同。如《个道人遺墨》（抄本）將「于」都寫成「於」，又「軒輊其間」寫成「軒輊其中」。而《个道人遺墨》則將「海陸兩死」寫成「澥陸兩死」。《丁有煜像卷》上的〈自傳〉和《个道人遺墨》、《个道人贖墨》（抄本）比較，多了「起居乃藉柳門（僕名）扶持」一句；又，「嚶自聯曰」改為「其自聯曰」，「于缺食時」改為「遇缺食時」，「罔不往來胸中」改為「罔弗來往胸中」。

9 《个老人詩稿》（又名《个老人遺墨》）（吳申甫收藏稿本，1933），頁16。

10 《个老人詩稿》在甲申的詩作後面還收有己丑年（即乾隆三十四年；1769）作的詩〈遊靈岩山〉及癸巳年（即乾隆三十八年；1773）所作的詩〈答馬孝廉錫〉，若非舊作重鈔，則知他可能活至九十多歲。

11 王藻輯，《崇川各家詩鈔彙存》，〈詩鈔彙存目錄〉，頁45。劉南廬纂修《南通州五山全志》，收入《中國名山勝蹟志叢刊》第四輯，頁19記「歸來居軍山，以軍山踞五山之左，號曰左山。」軍山因形似伏象，又名象山。

12 徐鑑，字茹塘，丁有煜之友。丁有煜在《个老人詩稿》〈追思舊日友朋〉一詩（頁16）中，記徐鑑為「學師」。

而外此謝不敏焉。一時知言之士競相推服。噫！道人苟急夫聲譽，挾所長以問世，或雲霓夫捷足，或樹幟於騷壇，裕如也。而落落襟期，悠悠蹤跡，雖見賞於名公鉅卿，而於道人遠甚。蓋道人之志，猶是左山先生之志，道人性情，猶是左山先生性情，家學門風淵源有自。……¹³

這段記載除了記述後人對丁腹松的懷念外，也道出了丁有煜的品德、性情，乃繼承自家學，他的志趣、為人和操守，頗有乃父之風。從前述丁有煜的自傳內容可以看出，丁有煜的個性自由不羈、安貧樂道，到了老年雖然貧病交迫，但仍怡然自得。他在乾隆十年將居所更名為雙薇園，讀書飲酒其間，不與豪貴往來，直至終老。¹⁴如前《通州直隸州志》所記，袁枚於其卒後，歎曰：「个老亡，江北無名士矣。」¹⁵可見他相當為時人所重。

三、清奇質樸的詩文書畫印

丁有煜著有《雙薇園集》（八卷）、《與秋集》（二卷）、《江稜集》等。他的詩文由現存的《个道人遺墨》、《个道人贖墨》、《个老人詩稿》、《个道人自書詩稿》、《雙薇園集》、《雙薇園詩鈔》可以看出其質樸、真實的特色。¹⁶正如前述徐鉉所評，他的詩宗法杜甫，上追陶淵明，淘汰鉛華，獨闢幽邃。由於他直言、敢於批評，他的著作在清代還被列為禁書。民國二十三年，孫儼題《个老人詩稿》時即評道：

……劉石臣謂，孤介之志，出於性生，殆如孔子之所謂狂狷。其為詩肖其性情，雖宗仰杜陵，而冥思獨造。石臣此語深得个老骨髓，與彭湘南所評，具堅剛于寒瘦，寓博大于清奇，个老心思均能一一傳出。此詩為个老手寫稿本，雖為詩不多，殆八十二歲、八十三歲時所作，清奇寒瘦仍然故態。

13 梁悅馨等，《通州直隸州志》，卷十六，〈藝文志〉，頁 89。

14 《个道人遺墨》，〈雙薇園記〉，頁 13。他有一弟早亡（見《崇川各家詩鈔彙存》卷四《雙薇園詩鈔》，頁 6〈夢亡弟〉一詩），另有一妹（見孫翔輯，《崇川詩集》。齊魯書社，2001。卷九，頁 15，〈送妹〉一詩）。他的著作中未見其妻的記載，但知晚年有一聲妾（見《雙薇園詩鈔》，頁 12-13，〈聲妾〉一詩）。另據《雙薇園詩鈔》頁 11，有〈寄次兒兆池〉一詩，《个道人遺墨》頁 29，有〈與大兒聯〉，及《丁有煜坐像卷》他的第二個題跋上記「友琴（女名）」，則知他至少有兩個兒子、一個女兒。

15 《个老人詩稿》，封面內前頁。

16 《雙薇園詩鈔》見《崇川各家詩鈔彙存》卷四。

誦所作足瘡詩，有「過日酸心臣子分」語，此雙薇、與秋雨集清代所以懸為禁書歟。……¹⁷

他的詩文胸襟博大、清奇堅剛，在當時頗負盛名。而與他往來的詩人、文人也多是當時與他個性相仿的名士，如李方膺、鄭燮、李鱣、劉名芳、王竹樓、袁枚、王箴輿、郝射堂等。

除了善詩文外，丁有煜還擅長畫梅。前文已述，《崇川詩鈔彙存》記他的梅畫，重金難購。他於乾隆二十四年（1759）的《梅石圖》（圖2）上題：「瘦石繞山色，枯梅□雪心。个道人愛冷趣，觸手寫寒林。己卯春二月，个道人寫併題，時年七十又八。」又，南通博物苑藏有一件他於次年（1760）所作的《梅花圖》（圖3）；圖上題：「庚辰上元，白琅个道人寫，時年七十又九。」這兩張梅花圖的風格一致，畫的都是清新荒奇的瘦梅。梅花稀疏幾朵，梅幹嶙奇伸展，枝桠彷彿在寒風中搖曳。筆墨間具有一種蕭索、清奇的獨特個性和氣息，和他自由不羈、怡然自得的個性，以及清奇寒瘦的詩風頗為相近。

南通博物苑還收藏了一張他的《南瓜圖》（圖4）。此圖題：「番瓜俗名南瓜。□人呼為倭瓜。一種而異名也。湖州陳大年以洋紙見遺，因圖橫幅，併題以句。香甜滋味飽桑麻，矮屋牆頭亂放花。衰老不堪匏繫處，好將洋紙畫倭瓜。癸未秋仲个老人戲墨。」這是他八十二歲時所作。由題跋中可知此畫是畫在其友陳大年所贈的洋紙上。¹⁸雖說是畫在洋紙上，但整幅畫用大寫意繪成，用筆老練、蒼勁，墨色分明，色階柔和，紙墨融合。其筆力、筆法和上述兩件《梅花圖》相近。南瓜及瓜葉造型荒率，筆跡潑辣，瓜藤捲曲如篆體，尤其卷鬚用墨筆點醒，栩栩如生。畫風獨具一格，與揚州八怪類似，畫品亦不相上下。

《崇川詩鈔彙存》記他也善摹印。如前已述，《板橋先生印冊》記有一印「海闊天空」為通州丁麗中刻。¹⁹目前所知板橋的用印中確實有一印為「海闊天空」（圖5），應即丁有煜所刻。此外，鄭燮的用印中尚有一顆丁有煜所刻的「修竹吾廬」印（圖6），其邊款有鄭燮字跡所刻的「南通州丁麗中號个道人刻」幾個字。此印現藏揚州博物

17 《个老人詩稿》，頁70。其書被列為禁書又見載於《清代禁毀書目·外省移咨應毀各種書目》。此書即列有丁有煜著的《雙薇園集》、《与秋集》。（引自卞孝萱，《鄭板橋叢考》，頁191。）

18 陳大年為丁有煜十一好友之一。參見《个老人詩稿》，頁17。

19 鄭燮著，卞孝萱編，《板橋集外詩文》，收入《鄭板橋全集》，頁250。

館藏。²⁰另外，丁有煜的《个道人自書詩稿》在詩篇的「記年」款下方均蓋有印章，如「煮茶別所」、「一泓秋水」、「一大戲場」（圖 7）等。這些印風格相近，佈局典雅頗具書卷氣，可能都為丁有煜自己刻的。

詩文、畫、印之外，丁有煜的「字」也深得文人賞識。費師洪範公即評：

舊州志稱其能詩、古文、及篆刻、水墨畫，而未及其字。顧其字豐神獨絕，余夙寶重之。以為得凌雲、疎雨、輕燕、閑鷗之致。與鄭板橋、李晴江、石頑仙輩齊名無慚也。²¹

文中費師洪評其字「豐神獨絕」，足與鄭板橋、李方膺、石頤等人齊名。²²上述《丁有煜坐像卷》中丁有煜七十四、五歲時的題跋字形瘦長，筆力內斂、硬挺。《南瓜圖》中的題跋和《个老人詩稿》（圖 8）、《个道人自書詩稿》（圖 9）的字跡相近，都為八十二、三歲時所作。《南瓜圖》中的題跋字跡仍保有《丁有煜坐像卷》中丁有煜題跋硬挺的特色，但字形已較趨方正。二本詩稿中的字跡字形較方正、扁平，帶有顏字及隸書的筆意。其大部分書跡橫劃均向右上斜，有些呈約四十五度斜角，形成相當明顯的特徵，也很容易辨識。綜上可知，丁有煜確實是位詩、書、畫、印皆擅長的全能文士。

四、同鄉世交——李方膺

在揚州八怪的成員中，丁有煜和李方膺的交情最深。他的個性、喜好、和專長均和李方膺頗為相像。他們兩人的交往，實際上更可上溯至上一代父執輩之間的交往。丁有煜的父親丁腹松和李方膺的父親李玉鉉都是進士出身，前者是康熙四十二年的進士，後者是康熙四十五年的進士，兩人不僅同鄉、同朝為官，交情還相當深厚。李玉鉉的《但山詩鈔》有〈寄丁挺夫腹松二首，時歸隱軍山〉詩二首，內容如下：²³

20 《揚州八怪書法印章選》，〈下編〉，「附圖」，頁 294。

21 《个道人自書詩稿》，頁 11。

22 石頑仙即石頤，字正也，號養齋，江蘇如皋人。以增貢生考授州同知。山水法王原祁。

23 丁有煜參訂的《南通州五山全志》則收有李玉鉉另外的〈寄丁明府歸隱軍山〉詩四首。參見《南通州五山全志》，卷十九，藝文，頁 15。

春來何處是仙家，紅滿江隈綠滿沙。想到幽巖幽絕處，一枝竹杖兩枝花。
（挺夫新納二姬。）

半屋菊花半屋藥，老夫借此度殘秋。殘秋銷盡新冬至，又見梅開雪滿樓。²⁴

由詩的內容、詞句、和語氣，不但可看出李玉鉉常至丁腹松的住處，對於他的家庭生活也瞭若指掌，甚至還可以開他納妾的玩笑，兩人的友誼可見非常親密。上一代的交情已如此，無怪乎丁有煜和李方膺也成為莫逆之交。

丁有煜和李方膺的交遊情形，在李方膺現存的詩作中看不到記載。李方膺的《梅花樓詩草》並未傳世，但其中二十首詩被收錄在《崇川各家詩鈔彙存補遺》；可惜這二十首詩的內容都和丁有煜無關。而從現存李方膺的畫蹟中也看不到李方膺對丁有煜的記載。倒是在一本無李方膺款記的李方膺《墨竹冊》（無記年；北京故宮博物院藏）上，有著丁有煜的題跋。此畫冊中的第六、八、十四頁，丁有煜題：

六七葉耳，尺許枝耳，是文與可蘇坡公合作之絕扶也。²⁵欲擬句題之，大費周折，得九字以正。漁簑職，圭壁節，平安日。个道人。時年七十又二。

（圖 10）

孫與祖，淇園舞，少有所長，老有所終，曰太平，曰太古。久不見晴江畫竹，讀此冊，知其游游于浩蕩之外也，神與俱移者終日。癸酉正月廿又三日。个道人題。

整齊者竿，凌亂者葉。墨汁翻江，硯池鑄鐵，是此冊之第三頁。米袖第三石，何如石也，更不知一二何如石也。特以擬之，个道人。

丁有煜題款上寫於乾隆十八年正月，此時李方膺正寓居金陵。

目前丁、李兩人交遊的實際情形，大多是由丁有煜的著作中得知的，主要原因是丁有煜的著作被比較完整的保留下來。丁有煜的不少詩文中都提到了李方膺，且他對人、事、地、時間的記載也很詳細、正確，故對於重塑李方膺的生平事蹟或二人友誼有相當大的幫助。丁有煜和李方膺認識的時間，在丁有煜的〈哭晴江文〉中，一開始便說得相當清楚：

李晴江少余十五歲，交余四十五年，秩然無紊雁序。……²⁶

24 《崇川各家詩鈔彙存》，〈補遺〉，卷三，頁4。

25 「絕扶」應為「絕技」之誤。

26 《个道人遺墨》，頁18。

文中很清楚的記著丁有煜比李方膺年長十五歲，和李方膺相交四十五年。丁有煜生於康熙二十一年（1682），所以李方膺的生年為康熙三十六年（1697）。李方膺卒年六十，和丁有煜相交四十五年；因此，他是在十六歲時（即康熙五十一年；1712）和丁有煜訂交的，當時丁有煜為三十一歲。前文已提到丁、李兩家父執輩的交情。照常理判斷，李方膺三位兄長方曹、方韓、方龍的年齡應與丁有煜較近，但在丁有煜的著作中並無與他們有關的記載。可見，他二人的友誼應是志趣相投，而成莫逆的。

丁有煜的著作中有關李方膺的記載，最早的是一首〈寄李晴江〉詩。此詩內容為：

我住短草巷，君住梅花樓。一日不相見，短草梅花愁。梅花知歲序，短草空白頭。一官別五載，夜夢淮西游。寄書不得達，縞紵日以遒。顛躓曷足怪，春風不久留。古來樛棟材，時命迥不猶。昌黎與眉山，寧必寡遠謀。²⁷

由詩中「一官別五載，夜夢淮西游。寄書不得達，縞紵日以遒。」幾句，可知此詩應寫於李方膺為官五年左右（即李方膺在淮北當官時），約雍正十二年前後。此時李方膺三十八歲，丁有煜已五十三歲。乾隆四年李方膺乞養母家居，後又因其父李玉鉉去世服闋，直至乾隆十一年才再北上都門敘職。這段期間，丁有煜和他的交往更為頻繁。兩人常一起出遊或談詩論畫。丁有煜的〈薄粥樓說〉即寫著：

壬戌六月，與自止、藝園、及李晴江作城北井谷園之游。……²⁸

又，其〈滄洲會說〉亦記：

……壬戌十月，學使者按臨通屬。泉泰兩邑墨士文人聚集崇川。適晴江招同人飲梅花樓。盃餞殘菊，欸洽依依。酒酣，為念平原十日之興，同人向往不已，因約我輩書畫小集。……²⁹

「壬戌」即乾隆七年。此時，李方膺為四十六歲，丁有煜六十一歲，他們之間幾乎是無話不談。兩人的友好情誼，還可以由丁有煜另一首〈寄李晴江〉的詩得證：

有時寄我兩行字，或者空吟一首詩。除卻少陵懷李白，暮雲春樹敢相思。³⁰

乾隆十一年，李方膺公車北上。臨別時，丁有煜寫了〈送李晴江謁選都門二首〉

27 丁有煜，《个道人贖墨》。張麟年編抄本。頁100。

28 《个道人遺墨》，頁16。

29 《个道人遺墨》，頁15。

30 《个道人遺墨》，頁23。

詩爲贈：

且共故人飲，眼中恣品題。小堂春晏晏，窮巷草萋萋。路滑君騎馬，雲淡我杖藜。此情胡究竟，心與雁行低。
操瑟齊門後，低眉我自嘲。賣文一活計，束髮幾貧交。勝日啼黃鳥，荒蹊捲白茆。何當更離別，孤夢若為拋。³¹

顯然的，年已六十五的丁有煜頗有自嘲之意，但也不忘提醒李方膺「路滑君騎馬」，警惕他爲官須小心。果不其然，李方膺再任公職後，沒幾年便被劾以贓去職；之後，他常年寓居金陵賣畫。由現存李方膺作品題款的地點看來，他返回通州的時機似乎不多。此時，丁、李二人的互動，可能都得靠書信往來。乾隆十九年，李方膺準備返鄉定居；但回通州後十天，旋即病卒。丁有煜寫了一篇非常哀痛的〈哭晴江文〉來追悼他：

李晴江少余十五歲，交余四十五年，秩然無紊雁序。自補邑弟子員，即思奮志爲官，努力作畫。以保舉授山東樂安令。丁艱終養服闋，補江右潛山，調合肥。赤心爲民，暇則購畫。故笥無他蓄，座無俗客。與浙水袁子才、沈凡民甚善。論文把酒，竟日終夜弗倦。性最敏，眼最慧，而氣最盛。……謝事以後，其畫益肆。爲官之力，併而用之于畫，故畫無忌憚悉如其氣。歸里十日歿。歿之日，自銘其棺曰，吾死不足惜，吾惜吾手。余哭之曰，吾愛而性矜而目用降而氣。³²

李方膺死後，丁有煜仍念念不忘這段友誼。乾隆二十九年，他八十三歲時，在一篇〈追思舊日友朋〉的詩中，提到過去的十一友，其中一人就是李方膺。丁有煜寫下了「酒豪慣與詩豪爭，晴江琅玕千尺絹」的詩句來懷念他。³³而丁有煜和李家也仍有往來。李方膺的侄子李霽出版印譜時，丁即曾爲他寫了〈跋李瞻雲印譜卷後〉；此跋現亦收在《个道人遺墨》一書中。³⁴

丁、李二人有許多共同的朋友，例如李鱣、袁枚、鄭板橋、保培源、保培基、自止老人（序玉）……等。丁有煜《个道人遺墨》有〈與袁子才論詩柬〉；而其與保培源、保培基、自止老人等交友的點點滴滴，亦散見於其著作中。如前文〈薄粥樓

31 《崇川各家詩鈔彙存》卷四，頁11。

32 《个道人遺墨》，頁18。

33 《个老人詩稿》，頁16。

34 《个道人遺墨》，頁20。

說》中所記的「藝園」即保培源。

五、楚陽知己——李鱣

丁有煜年長李鱣四歲。丁有煜和李鱣的友情，與李鱣和通州上一代父執輩文人的交誼也有關係。丁有煜的父親丁腹松和南通名士李堂爲好友。李堂的《一草亭詩鈔》有一首〈貢南、宗揚同宿南山和韻〉詩如下：

粵東五載隔蠻天，攜手還同登塔巔。山意蕭森秋氣別，水光摩盪月輪懸。

昭陽兄弟來天外，江國滄桑感目前。料得酒酣歌又起，莫將離曲入繁絃。³⁵

貢南即李方膺的父親李玉鋹，宗揚即李鱣。李堂，字心構，南通州歲貢生。他精通詩文古辭，兼工繪事，築有借水園，組五山畫社；著有《葩經釋韻》、《草亭文集》等。³⁶他和李鱣、李玉鋹並不是親戚；但上述詩中，卻仍以「兄弟」來形容三人的關係。如前已述，丁腹松和李玉鋹交誼也很深厚。故可推論，丁腹松和李鱣應也有所交往。

丁有煜的《雙薇園詩鈔》有《送李復堂返楚陽》一詩：

風雨飄蕭白葛涼，歸舟搖晃渡芳塘。六朝金粉都成夢，夜夜燈前話醉鄉。³⁷

可知，丁有煜和李鱣是有往來的；且李鱣自通州回興化是坐船的。另外，丁有煜《个道人遺墨》中尚有《與李復堂柬》一則：

趨吉避凶之道，惟自修二字方是把鼻，不是富貴子弟當酷暑而不受熱，值嚴寒而不受冷之謂也。予于研墨成冰時，會此意于几席間，故願與知己共之。³⁸

丁在此柬中稱李鱣爲知己，足見二人之友誼。又，丁有煜《个道人遺墨》收有〈全鳳記〉一文。文中記：

壬申嘉平廿有二日，念培九兄移樽，邀楚陽李復堂小集，座中藝園、于道及余五人，劇談竟夕。余出漢代旄節玉片以示同好，四君玩賞不置。……³⁹

35 《崇川各家詩鈔彙存》，卷六，頁23。

36 《崇川各家詩鈔彙存》，目錄，頁10。

37 《崇川各家詩鈔彙存》，卷四，頁19。

38 《个道人遺墨》，頁22。

由此可知，李鱣也曾到訪丁有煜的雙薇園，而丁則拿出收藏的漢玉與他及保培源等友人共賞。

六、硯友——鄭板橋

丁有煜與鄭板橋的交情，從鄭板橋在高鳳翰 1748 年春所作的《幽澗叢菊》軸（又名《香流幽谷》；南京博物院藏）（圖 11）上的題，也可得知。此圖的詩塘上板橋題：

變自興化來通州，謁个老人，即竊取其墨梅四幅，皆藏棄不輕出者，老人笑而不責也。老人最重西園高先生筆墨，無以慰其意，遂令奴子往返千里，取高公赭墨菊花以獻。至變自呈所作詩字畫，各有數種，真是王愷珊瑚，不足當季倫鐵如意一擊也。板橋弟變。

依照板橋的題識看來，板橋寫此題跋時，人應在通州。他竊取了丁有煜的四幅墨梅後，特命奴才不遠千里的去取此幅高鳳翰的畫送給丁有煜。此題似乎給人一種錯覺，即板橋命奴才直接向高鳳翰索畫送人。其實，此畫中高鳳翰題：「不知百谷圖中見，錯認桃源香水流。戊辰之春，南阜老人左手并著句。」戊辰是乾隆十三年，故知此圖為 1748 年高鳳翰死前一年所作。乾隆十三年時板橋應在濰縣辦理魯東放賑事宜，而不可能出現在通州。他在乾隆十七年（1752）辭官，次年春才回到揚州；且於乾隆二十五年（1760）第二次到通州，但高鳳翰已於 1749 年辭世。可見，板橋的題識是有些語病的。由於此圖中高、鄭筆墨尚佳，畫作可靠；因此勉強可解釋為鄭是在高鳳翰死後，命奴才不遠千里的向其後人或他人索畫獻給丁的。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其中板橋的題識也自稱呈送所作詩字畫各數種給了丁有煜；兩人的交情不言而喻。

此外，南通博物苑藏有一松鹿紋石硯，上有鄭板橋及丁有煜兩人的硯銘。鄭板橋的硯銘（圖 12）如下：

南唐寶石，為我良田。縝密以栗，清潤而堅。麋丸起霧，麥光浮煙。萬言日試，倚馬待焉。降尔遐福，受祿於天。如山之壽，於萬斯年。板橋鄭變志。

39 其中的「念培」可能為李鱣〈行書立軸〉（揚州博物館藏）中提到的「念翁」。

鄭燮的銘文刻在硯背中心打磨光滑的部位。其左側粗糙未磨光的石面上有丁有煜的銘文曰：

茂如松，福祿無不宜，惟質清而且腴，信一丸之堪寶。

由二人銘文的內容及硯銘刻的位置看來，此硯應為鄭板橋先擁有後為丁有煜所得的，推測有可能為鄭贈送給丁的。⁴⁰

在丁有煜的著作中也有與鄭板橋書信往來的記錄。其《个道人遺墨》有〈答鄭板橋柬〉一篇如下：

虫魚蚊虱，各托以命。刻牛刻殺，變態須臾。疾痛之憂，造物亦不顧也，而漠然視之，如人心何。君子以素位出之，儒者取譬，釋氏普濟，均小補焉。⁴¹

由柬的內容可看出丁有煜向板橋真情的吐露出對世事的態度和心聲。另外，如前文已述丁有煜曾為板橋刻了「海闊天空」及「修竹吾廬」印，後者還有鄭燮刻「南通州丁麗中號个道人刻」邊款。又，《通州直隸州志》也記有板橋為丁有煜所寫的對聯：

雙薇園，在州城南，丁有煜別業。興化鄭燮有「秋風秋雨雙薇樹，江北江南个道人」句。⁴²

凡此種種證據，皆說明了丁鄭兩人的深厚友誼。

七、忘年畫友——羅聘

丁有煜和小他五十多歲的羅聘亦有往來。丁有煜所作和羅聘、金農相關的詩都寫於其晚年。丁有煜曾作有〈題金壽門赤身蕉林午睡小照〉及〈再題金壽門倚杖圖〉二題畫詩。⁴³〈題金壽門赤身蕉林午睡小照〉詩如下：

40 此硯正面之中央為硯池，池上方刻了一株松，池下方刻了兩隻鹿。參見葛云莉，〈鄭板橋、丁有煜銘文硯〉，《南通博物苑百年苑慶紀念文集》，頁198-200。

41 丁有煜，《个道人遺墨》，頁21。

42 《通州直隸州志》，卷二，〈山川志〉下「名蹟」，頁89，總頁113。黃學杞《東臬印人傳》卷下「丁有煜」則記：先生歿後，寶應王孟亭箴與挽聯云「秋風秋雨雙薇樹，江北江南个道人」。對於此句對聯的作者顯然與《通州直隸州志》的說法不同。參見卞孝萱，《鄭板橋叢考》，頁35、203。筆者按：王孟亭與丁有煜、鄭燮均為友。

43 《个老人詩稿》，頁34、35。此二題畫詩之間尚有〈題跌坐羅漢像〉可能亦與金農有關。

百年夢境耳！惟酣睡時幡然一覺，尼上之潤，姬公正其獨醒候也。沉化蝶乎！即題正之。探宇宙炎涼根柢，窺萬象裸跣生涯。憑茲閤眼，以精以華。

〈金壽門赤身蕉林午睡小照〉是羅聘於乾隆二十五年（1760）五月所作，現藏上海博物館藏，目前畫上並無丁有煜的題詩。

〈再題金壽門倚杖圖〉一詩下面記「自度曲十句四十九字」，詩云：

要向那裏去，若猶是小步花間，走過橋西一帶竹林深處。天也寬，地也闊，好借栗里籃與三杯消渴。想先生意中，或者亦有是說。

由此詩的內容「要向那裏去，若猶是小步花間」、「天也寬，地也闊」看來，此詩所指的畫可能為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金農於乾隆二十四年（1759）六月所作寄贈丁敬的〈自畫像〉。但目前此畫畫心僅有金農的題款，綾邊有余大觀的題識，也無丁有煜的題。這兩首詩可以證明丁有煜應看過這兩張畫，也知道金農這個人，但是否認識或熟識則很難確定。由於這兩首詩在《个老人詩稿》中是寫在〈題羅兩峯照〉、〈自題羅畫小照〉之前，且此詩稿中並無與金農交往的記載，推測丁有煜與金農可能未見過面，丁有煜作此二題畫詩，極可能是因羅聘的關係。

丁有煜晚年所寫的《个老人詩稿》中有許多與羅聘有關的詩。丁有煜的〈題羅兩峯照〉一詩，下記「自度曲十二句四十五字：兩峯自號花之寺僧」，詩云：

僧不僧，未可知。像不像，耐人思。一笠一杖，好畫好詩。問年華，春秋富也。（時年三十又二）來江村，曲高和寡。努力前圖，休羨我荒畦桑者。⁴⁴

這首詩寫於甲申年（即乾隆二十九年；1764）。當時，丁有煜八十三歲，羅聘僅三十二歲。羅聘到了江村海門，應是與丁有煜初次見面。⁴⁵丁有煜盛讚他的詩畫，還問了他的歲數。就在此時，羅聘為丁有煜前後畫了三張寫照。丁有煜寫有〈兩峯三畫道人酬之以詩〉如下：

初畫老人蹲石洞，洞口冷雲相控縱。黑雲不醒白雲夢，白雲戀戀黑雲痛。
再畫老人坐樹根，手持髭鬚招樹魂。有魂無魂月一村，為憶康熙癸巳以前之黃昏。三畫老人出深竹，舊竹黃皮新竹綠。舊竹遷熾禿似帚，仰天風雨掃蒼狗。新竹猗猗順風走，撫茲三卷哀復哀。蒼茫雲樹幾劫滅，竹亦何嫌

44 《个老人詩稿》，頁36。

45 《个老人詩稿》在此詩之前並沒有與羅聘有關的詩作，故推斷兩人應是初次見面。

新舊哉。兩峯初非作意畫，我逾八十心嬰孩。往事觸愁藏不得，薄上蠶絲無去來。我感兩峯筆墨外，報以東海盡頭五山斷崖歲久不花之野梅。⁴⁶

此詩提到了羅聘初爲他繪製了「蹲石洞」一畫，洞口有雲。第二張畫他「坐樹根」，他手持髭鬚，畫景有樹、月，正回憶康熙五十二年（即丁三十二歲時）以前的黃昏。第三張畫他「出深竹」，背景應爲竹林。既然此時羅聘已與丁有煜見到面，這三張畫像中的丁有煜應爲寫生所畫。可惜這三張畫現已都不存世了。

同年，丁有煜寫有〈自題羅畫小照〉如下：

乾隆癸酉，寧化癭瓢子黃慎爲余寫立照，意猶策予以步也。越十一年甲申邗上兩峯羅聘復爲寫坐照，坐其夕休也歟。一用短筇，一用長杖。短者自扶，扶憑力握。長者柳門執之，執則待授。兩照微不同異，而慰勉並及焉。顧而嗟曰，不樂負天，不苦自負。苦與人齒非苦也。苦與人同非我苦也。个老人時年八十又三。⁴⁷

從文中「坐其夕休也歟」、「長者柳門執之，執則待授」句，可知這張坐照是畫丁有煜在黃昏時坐著休息，還有其僕孫柳門拿著長杖。由描述看來，這應是上述羅聘爲丁有煜畫的第二張寫照。丁有煜還將這張坐照與黃慎所繪的立照中兩人所畫拐杖的不同拿來比較，並寫下自己的人生感觸。

在另一篇〈自題羅畫小照〉短文，丁有煜寫道：

虎能據險，而吾意足以奪險。天不克窮，吾意也。意能奪險，而筆足以達意。天不克窮，吾筆也。筆其雄於虎矣。設意者造形，造形則弗拘理。挹筆者，實其形之所造。而理旋赴腕下，形生于理，形動而理靜，合而爲圖。吾友兩峯得之。甲申秋，圖予小照，知予之癖山水也。因癖而造予于癖，且弗自察其癖，而特爲之完其癖，樂其癖。予撫而嘆曰，耳目之寬于今日也，有如此者。⁴⁸

這篇短文從羅聘爲他畫的寫照談到了畫理。他認爲「意能奪險，而筆足以達意」、「設意者造形，造形則弗拘理」、「理旋赴腕下，形生于理，形動而理靜，合而爲圖」；可知「意」和「理」應是他作畫時所最注重的。由此看來，兩人成爲忘年之交主要

46 《个老人詩稿》，頁 47。

47 《个老人詩稿》，頁 39-40。

48 《个老人詩稿》，頁 53。

還是由於書畫的關係。

《个老人詩稿》中還收有丁有煜寫的〈贈羅兩峯〉對聯兩對。一爲：「吐衲之臭若蘭佩，庭闈本分任天真。」另一爲：「觸手酣然道者，來路記得花之。」⁴⁹以及〈和羅兩峯見贈元韻〉⁵⁰、〈和兩峯桐花韻〉⁵¹、〈和揚州羅兩峯石上菖蒲歌兼致管平原修士〉⁵²等詩。詩稿末尾還記著羅聘的揚州住宅地址爲：「羅兩峯住司衙門東園門外彩轎店對，過問原任烏程縣正堂羅。」⁵³

至於羅聘的《香葉草堂詩存》則完全沒有有關丁有煜的詩文和記載。

八、隔面之交——黃慎

比起其他揚州友人來說，丁有煜和黃慎的交誼關係是相當特別的。如上已述，丁有煜八十三歲時在〈自題羅畫小照〉記：「乾隆癸酉，寧化癭瓢子黃慎爲余寫立照，意猶策予以步也。」⁵⁴癸酉即乾隆十八年，此時黃慎和丁有煜並不曾謀面，黃慎便爲他畫了小照。且黃慎還得知丁不良於行，故畫他持杖，慰勉他。丁有煜有〈寄癭瓢山人黃慎〉一詩，詩云：

許心在隔面，吾道未爲孤。獨鶴武夷曲，一枝邗水隅。秋風翔北郭，夜雨寫狂夫。（自注曾爲余寫照）海上傷離索，長鳴托蟋蟀。⁵⁵

此詩的寫作日期不清，但由「曾爲余寫照」一句得知，應作於乾隆十八年之後。從首句「許心在隔面」看來，寫此詩時兩人應尚未謀面。詩中丁自注「曾爲余寫照」幾字，再配合詩作內容可知，黃慎確實是還沒見丁本人時即曾幫他畫了張寫照。再從〈自題羅畫小照〉中「一用短筇」、「短者自扶，扶憑力握」句，也得知這是一張丁有煜站著自扶短杖的畫像。可惜的是這張黃慎畫的立像現也已不知去向。

49 《个老人詩稿》，頁 56。

50 《个老人詩稿》，頁 42-43。

51 《个老人詩稿》，頁 43。

52 《个老人詩稿》，頁 46-47。管平原亦爲羅聘好友，家有紫芝山房。羅聘的《香葉草堂詩存》有一詩是爲他所作；見嘉慶元年刻本，頁 40。丁、羅還有位共同的友人朱二亭；兩人詩作中均曾提到他。

53 《个老人詩稿》，頁 67。羅聘祖父羅國桓曾任浙江烏程縣令。

54 《个老人詩稿》，頁 40。

55 孫翔輯，《崇川詩集》，卷九，頁 15。

本文一開始所介紹的南通博物苑藏《丁有煜坐像卷》，為黃慎于乾隆二十年冬所作。黃慎題：「東海高賢个道人，貽書索我為傳神。鬚眉宛若難謀面，千古相思在結鄰。蒙寄佳研。乾隆乙亥年冬，恭為麗翁老壇丈寫照。硯弟福建黃慎。」從「鬚眉宛若難謀面」一句看來，他與丁有煜還是未曾謀面。但丁有煜寄了佳硯給他，且寫信請他畫像（實為孫柳門求畫），所以黃慎很慎重的恭繪了此坐像圖。這是黃慎為丁有煜畫的第二張畫像，又是一張未曾見到他本人所繪的寫照像。

丁有煜和黃慎的交往可能是透過同為兩人好友的劉名芳或王竹樓。劉名芳，字南廬，一字可翁，福建福清人。⁵⁶《崇川各家詩鈔彙存》記：「閩中劉名芳可翁，乾隆初遊郡，愛軍山團瓢之勝，結茅以居凡十載。與郡人李晴江、丁石可交最久。纂《五山志》二十卷，後復修《寶華山志》、《金山志》。自號七山外史。卒於如皋之雨香庵，邑宰何廷模瘞之狼山駱賓王墓側。」⁵⁷丁有煜的〈劉南廬崇川詩集序〉記：「……先生吾通之留寓士也。前後留通者七載。初三載自白下至，第識其詩文中人而已。後復游通，交个道人。知其性癖，而有膽有量，猶未熟其雅於貧，酣於淚也。以軍山先人敝廬榻之，偶繼升斗，點綴無常，而南廬自若也。……」⁵⁸又，丁有煜《雙薇園文集》中的〈祭劉南廬文〉一文，記得更仔細：「……戊午秋，先生來通，愛通有山，遂假館於琅左之團瓢靜室，種樹植茶，疏石闢路。遷唐駱賓丞枯骨與宋金將軍竝墓於琅之麓。獨立纂修五山志書時，山鬼寒猿嘯歌互答。志成挾卷向金陵去。迴憶客團瓢者共得六年。自是名益振，請益者屢滿戶，延修寶華志、金山志、焦山志。告竣之日，悉呈御覽，恩賜綵緞用嘉厥善。先生寄居白門、邗上、京口鐵甕者約又十年。……」⁵⁹可知，劉南廬是在乾隆三年至通州，後寓居在丁腹松購為書屋講學的軍山水雲窩書屋（即團瓢）。⁶⁰咸豐七年王藻菽所編的《南廬詩鈔》有〈春曉同个道人作〉、〈雙薇園夜話〉的詩作。⁶¹而丁有煜的《个道人遺墨》也有〈答劉南廬二柬〉、〈寄劉南廬〉、〈柬劉南廬〉、〈喜南廬至〉等詩。兩人詩作酬唱非常頻繁。劉南廬比

56 劉南廬又自稱武夷山人、十六洞天居士。參見丘幼宣，《黃慎研究》。

57 《崇川各家詩鈔彙存》，〈詩鈔彙存目錄〉，頁32。同見《通州直隸州志》，卷十三，〈人物志〉下「偽寓傳」，頁101，總頁651。又〈詩鈔彙存目錄〉頁13，記其為詩人，李湘以兄事之，為葬於狼山之麓。

58 《个道人遺墨》，頁2-3。

59 《崇川咫聞錄》，卷三，頁78-80。

60 《南通州五山全志》，卷七，頁3-4。該卷有馮夢桂、張廷珪所作訪劉南廬於水雲窩書屋的詩。丁腹松死後，團瓢亦成為丁有煜的書舍。

61 《崇川各家詩鈔彙存》，卷四十一，頁2-4。

丁有煜小十九歲，比李方膺小四歲，與李方膺、袁枚也是好友。⁶²但上述《南廬詩鈔》並無與李方膺相關的詩作；現存李方膺的詩及畫作題跋也全無與南廬有關的作品。

《南廬詩鈔》並無與袁枚相關的詩作；但袁枚在《隨園詩話》記有：「閩人劉南廬名芳，貌者枯僧，以布衣雲遊，所到必棲深山古刹，受群僧供養。問何不還鄉，笑而不答。晚年卒於通州之狼山，群僧為葬於駱右丞墓側，置石碣焉。丁丑九月宿隨園見贈七律。……」他們熟識的程度可想而知。⁶³劉南廬和黃慎因是福建同鄉所以可能早就認識。黃慎的《蛟湖詩鈔》有〈法海寺與劉南廬話舊〉詩一首云：「世事久何憑，吾寧謝不能。綠波堤上客，黃葉寺中僧。風雨十年話，河山一夜冰。幾時煙水外，鄉路共車乘。」由詩名及內容可知兩人應已認識十年以上。法海寺在揚州；該詩雖無寫作日期，但由劉南廬的行蹤可以推知應作於乾隆十八年（1753）⁶⁴。乾隆二十年，黃慎在汪之珩之文園作了《丁有煜坐像卷》。而汪之珩即黃、劉兩人之好友。汪之珩，號璞莊，字楚白。如皋人。監生，乾隆十八年捐授資政大夫。博覽經傳，尤工詩，頗有文名。築文園，與四方名流，日事吟詠。輯邑人詩稿編為《東皋詩存》。⁶⁵黃慎《蛟湖詩鈔》有〈留別文園主人汪璞莊，兼呈諸子王竹樓、劉瀟湘、仲松嵐、高雨船〉、〈汪璞莊過邗上草堂〉、〈重過汪璞莊讀書堂〉等詩。而劉南廬於乾隆十七年纂修的《金山志》即由汪之珩參訂。劉南廬卒於乾隆二十四年，年五十六。

王竹樓即王國棟，為興化人。《重修興化縣志》記：「王國棟，字殿高，一字竹樓。熹儒從子。乾隆六年副榜。七歲失怙，即知力學。長而美豐儀，長身鶴立，髯垂及腹。工詩，尤善書。客郡城及通州、潤州，索字者履滿戶外。與黃慎、丁有煜（筆者按：煜）輩往還。居宅鄰李鯉浮漚館，互相唱酬，詩句成帙。嘗自題其門曰：書宗王內史，畫近李將軍。著《秋吟閣詩鈔》。……」⁶⁶丁有煜存世的著作中並無王竹樓的相關記錄。黃慎一直到乾隆二十年冬（1755）作《丁有煜坐像卷》時都尚未與

62 前文已述，丁有煜《个道人遺墨》有〈與袁子才論詩東〉，而《通州直隸州志》記袁枚於丁卒後，歎曰：「个老亡，江北無名士矣。」丁有煜、李方膺、劉南廬、袁枚這四人是互相都認識的。

63 袁枚，《隨園詩話》，頁235。關於劉南廬卒後，誰為他葬於狼山的說法，本文所引資料的記載都不同，計有何廷模、李湘、群僧三種說法。

64 丘幼宣，《黃慎研究》，頁155。

65 楊受廷等修，馬汝舟等纂，《如皋縣志》（二），嘉慶十三年刊本，卷十六，列傳，頁44。

66 梁園隸等，《重修興化縣志》（二），咸豐二年刊本，卷八，〈人物志〉，頁14。王國棟的詩集也遭清廷禁毀，但尚有傳本，書中錢謙益、丁有煜的名字均遭剷去。（參見卞孝萱，《鄭板橋叢考》，頁99。）

丁有煜謀面。丘幼宣的《黃慎研究》認為黃慎於乾隆二十年冬至離開如皋後，與友人王竹樓同到南通州訪問丁有煜。⁶⁷他是依據黃慎所寫的〈雪夜留別王竹樓〉七言絕句之第二首的末句「回頭夜半失狼山」，來推斷的。王竹樓曾客通州；狼山在南通，所以丘幼宣認為既然到了通州肯定是去見丁有煜。但，這種推論有些武斷，因為這二首七絕並無寫作日期；而《蛟湖詩鈔》所有的詩是否都依日期排列也無法確定。筆者認為丁、黃兩人後來似乎也沒機會見面；因《个道人遺墨》的〈答邗上郝射堂即用來韻〉之五的詩，記有「南廬揚州來……我年七十四……」，⁶⁸即乾隆二十年劉南廬從揚州到訪；這種友人來訪之事對於年邁的个老人來說是相當重要的，都值得大書特書，但在現存所有丁有煜的著作中，卻沒有任何與黃慎見面的記載。

九、《丁有煜坐像卷》的主人

《丁有煜坐像卷》卷首有鄭板橋題「孫柳門所寶个道人小照」；卷後丁有煜的跋記：「此卷乃柳門所寄求而得者。索予自題自傳，走筆數百言，直序生平，不計其文之工拙也。書畢，仍以歸之。」可知，這張畫的主人是孫柳門。黃慎題跋上記丁有煜傳書、寄硯、求畫；丁有煜為的是替柳門求一張自己的畫像。孫柳門到底是怎樣的侍人？如此獲得丁有煜的寵信呢！

鄭板橋的題跋記：「郝香山，晴江李公之侍人也，寶其主之筆墨如拱璧，而索題跋于板橋老人。孫柳門，又个道人之侍人也，寶其主之筆墨與香山等，而又摹道人之照而秘藏之，以為千秋供奉，其義更深遠矣。用題二十八字：嗟予不是康成裔，羨此真成穎士家。放眼乾坤臣主義，青衣往往勝烏紗。」可知，孫柳門是丁有煜的侍人。鄭板橋自嘆不是鄭康成的後裔，羨慕李方膺、丁有煜有非常忠心的侍人；在此他用了「康成家奴婢皆讀書」的典故。康成即東漢的鄭玄。《世說新語》〈第二卷〉「文學第四」記：「鄭玄家奴婢皆讀書，嘗使一婢不稱旨，將撻之。方自陳說，玄怒，使人曳箠泥中。須臾，復有一婢來，問曰：胡為乎泥中？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⁶⁹其中，婢女問答之句都出自《詩經》。鄭板橋用了這個典故，其意是指孫柳

67 丘幼宣，《黃慎研究》，頁169、200。

68 《个道人遺墨》，頁28。

69 劉義慶，《世說新語》，頁50。

門是個讀過書的侍人。⁷⁰板橋所說：「而又摹道人之照而秘藏之，以爲千秋供奉」一句，乍看之下，似乎此卷爲孫柳門所摹道人之照；但依丁有煜「自傳」後的跋「此卷乃柳門所寄求而得者。索予自題自傳，走筆數百言，直序生平，不計其文之工拙也。書畢，仍以歸之。」可知，此卷是孫柳門所求繪的原畫。而孫柳門還另摹了一張，留作膜拜之用。可知，柳門還會畫畫。

丁有煜在此卷題的「自傳」中有「……歷年七十又五。以足疾謝酬酢，起居乃藉柳門（僕名）扶持。……」的字句。又，《个老人詩稿》中丁有煜寫道：「甲申正月，足瘡幾死。枯坐二百晝夜，至八月乃有起色。孫柳侍我榻前，未離頃刻，一切藥餌，悉爲手製。余感以詩勞之，而亦百不及一也。一病同我二百日，夜扶起坐到天明。似分我痛知多少，最不堪人是四更。百般藥餌手親裁，我已無生任去來。邇日酸心臣子分（三首中只此一語），空支殘骨劫餘滅。病起慙慙感侍兒，爲開紈扇著新詩。嗟予老去艱□水，贏得寒門柳一枝。（二十年前天台胡卓亭贈柳詩。他年若作青衣傳，應屬崇川孫柳門。）」⁷¹可以理解孫柳門是丁有煜相當倚賴的侍僕。從「二十年前天台胡卓亭贈柳詩」一句看來，柳門在丁家爲僕最少已二十年以上。《个道人遺墨》中的〈全鳳記〉記有：「壬申嘉平……余聞之曰，請示我。隨命家童柳門，攜之歸。……越一日，柳門從市上歸，大笑曰：鳳之上截得矣！……」⁷²可知柳門的個性應相當爽朗。又，同書中的〈義兒孫穎傳〉記：「義兒孫姓，穎名。侍人柳門子也。……丙子五月疾，七日死。時方九歲。……」⁷³則知柳門曾有一子。丙子即乾隆二十一年（1756）。由其子的年齡大約估算，當時孫柳門的年齡應還年輕。丁有煜第二次爲柳門題此「坐像卷」中的「自傳」後才兩個月，其子孫穎即不幸去世了。

一個侍僕向名畫家求繪自己服侍的主人畫像，而主人因生病感念其貼心照顧，用紈扇寫詩回報，這是世間罕見的主僕情。柳門的忠誠和情義，連丁有煜十一好友之一的胡卓亭都讚爲「寒門柳一枝」。而柳門求畫、丁有煜爲其寫詩的事也證明了柳門是個知書達禮、懂得畫的侍人；深得丁有煜的寵信。大陸學者卞孝萱在《鄭板橋叢考》一書記孫柳門、郝香山均爲女子。⁷⁴筆者曾向卞老先生討教他認爲孫柳門是位

70 「鄭玄家奴婢皆讀書」一句所指應不僅指「婢」，還包括「奴」。

71 《个老人詩稿》，頁 64。

72 《个道人遺墨》，頁 14。

73 《个道人遺墨》，頁 11-12。

74 卞孝萱，《鄭板橋叢考》，頁 67。

女性的緣由。他提出了三個理由，即：一、丁有煜、鄭板橋稱她為侍人、侍兒。二、鄭板橋詩記：「青衣往往勝烏紗」。三、丁有煜詩云「贏得寒門柳一枝」。他認為「侍人」、「侍兒」、「青衣」、「柳」都指向女性。⁷⁵的確，若從丁有煜甲申正月的詩「病起懨懨感侍兒，為開紈扇著新詩。嗟予老去艱□水，贏得寒門柳一枝。（二十年前天台胡卓亭贈柳詩。他年若作青衣傳，應屬崇川孫柳門。）」來看，丁用「侍兒」、「柳」來指稱孫柳門，又為其在「紈扇」上寫新詩，應可推斷柳門是位女性。但是孫柳門若為女子，則其子孫穎為什麼也姓孫？丁有煜在此詩前言中稱她為「孫柳」，「孫柳」是兩個姓嗎？對於柳門的兒子也姓孫的原因，卞孝萱做了更進一步的解釋：「丁與孫柳門生一子，當時孫柳門身份低，丁氏族中不承認這個孩子，丁有煜只得作為義兒，從母姓。」⁷⁶卞孝萱的這個判斷是有可能的，但也僅止於推測；因為從丁有煜的所有著述中是看不到任何相關記載的；若果為真，也是古代封建社會上不了台面的事。如果「孫柳門」真的是女性，卞孝萱的判斷還是有點太過主觀，他是以「孫柳門」姓「孫」來斷定，忽視了「孫柳門」可能原姓為柳，名為門，後來嫁給姓孫的，兒子因此姓「孫」。若卞孝萱的推斷「孫柳門是侍女，還為丁有煜生了一子孫穎」確是事實，那麼黃慎《丁有煜坐像卷》的製作，就相當令人驚奇了；它竟然成了主人和侍婢之間不可說的秘密證據了。而孫柳門會費盡心思的到處張羅請黃慎繪像，還自己摹繪以作為日後供拜，以及孫穎死後，丁有煜特地為他作了一篇「義兒孫穎傳」，似乎也獲得了合情合理的解讀。但是，事實若為如此，鄭板橋也就沒必要在題跋特別的記下「放眼乾坤臣主義，青衣往往勝烏紗。」等頌揚孫柳門「臣主義」的字眼了。此外，丁有煜是江左名士，若因身份地位關係既不能承認其私生子孫穎，怎麼又可能讓其侍婢大肆的到處張揚為他畫像，並請許多名人為他題跋？所以，即使孫柳門是位女性，最可能是姓柳，名門，嫁給姓孫的；而且是位跟隨丁有煜一輩子的忠義奴婢，與他沒有男女私情。

筆者對於「孫柳門是女性」這個論點，並不贊同，而認為孫柳門應是男性，原因如下：一、丁有煜似有將年輕的男僕都稱為「侍兒」的習慣。丁有煜著作中對孫柳門的稱呼有「僕」、「家童」、「侍人」、「侍兒」四種；胡卓亭及鄭板橋又皆稱其為「青衣」。從目前辭典上的解釋，「僕」、「家童」、「侍人」、「青衣」都可指稱男、女奴僕；

75 卞孝萱先生於2009年7月26日回覆筆者的信。同年九月，他仙逝於南京。

76 同註72。

⁷⁷「侍兒」一詞專指「婢女」。⁷⁸但丁有煜在《个道人遺墨》中〈老至六首〉之五的小註，即稱孫穎為「侍兒」。⁷⁹孫穎為孫柳門之子，為男童，仍被他稱為「侍兒」，可見「侍兒」一詞對他來說並非專指侍婢。因此，他稱孫柳門「侍兒」，並非指其為侍婢。二、「柳門」、「香山」是男性的名字。⁸⁰例如，清中葉乾嘉性靈派代表詩人張問陶（1764-1814）及道光年間的汪鳴鸞（1839-1907），都以「柳門」為字；而叫「香山」的，歷代除白居易外，尚有明清時人憚道生、朱承錫、陳政……等。因此，胡卓亭贈孫柳門詩中「贏得寒門柳一枝」一句，只是依其名字作詩，不見得一定指稱女性。三、若孫穎為丁有煜的私生子，丁又認了他為「義兒」，為何仍將他視為侍僕？可見，孫穎不是他的私生子，孫柳門和丁有煜不是男女私情關係。可惜，卞老已經不在，沒能再向他請教。如果孫柳門是位男僕，那麼《丁有煜坐像卷》的被製作才可說是世間奴僕對主子忠心情誼的最佳見證了；而鄭板橋的贊詞「放眼乾坤臣主義，青衣往往勝烏紗」也才顯得有意義。

《丁有煜坐像卷》的卷後有袁枚的題跋記：「庚辰九月，小住如皋。慕崇川个道人名，欲訪未果。郝香山捧道人小像來索余題。」可知，袁枚的題是孫柳門拜託李方膺的侍人郝香山去求得的。孫柳門索題時丁有煜和袁枚其實也還未見過面。所以，袁枚題道：「……紫琅个道人姓丁。我未識面徒聞名。……何時握臂呼子卿，洪崖肩拍浮邱迎，談鋒共把天河傾。……未見先生于山中，先見先生于畫中，何緣之奇也！……一寫其欽遲之素志，一寄為贊見之先聲。」為什麼柳門不自己去索題呢？原因大概是丁有煜與袁枚並不熟的關係，而李方膺和袁枚是相當熟識的密友；儘管此時李方膺已經去世了，袁枚還是接受了郝香山的索題。孫柳門為了擁有主人的畫像，費盡心思的張羅請黃慎繪製、自己摹繪、及索求主人、鄭燮、袁枚等人題跋，足見其用心之良苦，也是藝術史上罕見的一樁美事。

77 《文史辭源》，「僕」見頁 259。「家童」見頁 839。「侍人」見頁 204。「青衣」見頁 3350。「家童」又參見羅竹風主編，《漢語大詞典》，頁 1477。「侍人」又參見《漢語大詞典》，頁 1313。「青衣」又參見《漢語大詞典》，頁 522。

78 「侍兒」參見《文史辭源》，頁 204。

79 《个道人遺墨》，〈老至六首〉，頁 23。《个道人遺墨》，頁 14，〈義兒孫穎傳〉記孫穎「尤愛侍个道人」。由此可見，丁有煜仍將他視為侍僕。

80 筆者從事李方膺的相關研究二十多年，至今仍無法證明「郝香山」是為「女性」。

十、《丁有煜坐像卷》的繪製及意涵

在黃慎從未與丁有煜見面的情況下，《丁有煜坐像卷》又是如何完成的呢？過去民間肖像畫家繪製已過往的先人肖像時，在沒有任何圖像可以參考的狀況下，通常可以透過其親朋好友口頭的形容，或使用他人肖像作為參考，讓畫家去反覆圖繪，追畫出可以令人滿意的先人容貌。⁸¹這張《丁有煜坐像卷》的繪製應也是運用同樣方式繪成的。黃慎繪製當時可能孫柳門或丁有煜的友人在旁幫助他指認畫中人與丁有煜相像的程度吧！再者，像黃慎這樣的職業人物畫家應該也備有人物面相的粉本作為參考，以提供給求畫者的指認。比黃慎年輕一輩的揚州人物畫家丁皋（c.1704-1781）即著有《寫真秘訣》傳世。該書所附圖式有全臉部位圖、各種鼻、眼、嘴、耳、眉、鬚等圖，不僅可作為畫家粉本，也是很好的指認參考圖。此卷中丁有煜的臉部微向他的左側偏，右耳全露，左耳微露，與《寫真秘訣》圖式對照，即是「九分面」。⁸²對專業的肖像畫或人物畫家來說，一邊參考粉本一邊聽取描述，逐步修改以描繪出與被畫者相近的容貌，並不是一件很難的工作。所以，《丁有煜坐像卷》在黃慎與丁有煜從未見面的情況下仍可以被繪出來也就不怎麼稀奇了。從黃慎兩次為丁有煜未曾見面而寫照的事件來看，今人研究或觀賞古人肖像畫時，對於肖像畫的創作過程是需要仔細留意的。過去，研究者常認為畫家和被畫者若為同時代，且畫作創作時被畫者仍然活著，寫照圖應都是寫生的；但《丁有煜坐像卷》卻破除了這種看法，成為了一個特殊的範例。

黃慎在此卷畫中採用相當簡潔的構圖，將面容輕鬆自在的丁有煜繪坐於一塊扁平長石上，背景空無一物。丁有煜自題：「癭瓢畫老个，與以石上坐。尺幅幾許寬，冷懷如許大。片石地中地，冷懷味外味。識得味外味，潑潑者生氣。……」「石」在古代文人眼中是大自然的天成之物，是最樸實的、未經雕琢的東西；其性堅硬。文人愛石，常稱頌其「堅硬」、「樸拙」、「渾然天成」的特性；以「石」為外號的文人，更是比比皆是。此「坐像卷」中，黃慎將丁有煜人像配置以石，究竟是其原有創思或丁曾予以建議、暗示，今日已難得知。如前文已述，丁有煜在一篇〈自題羅畫小照〉短文曾記：「……吾友兩峯得之。甲申秋，圖予小照，知予之癖山水也。因癖而造予于癖，且弗自察其癖，而特為之完其癖，樂其癖。……」可知，羅聘將丁的三

81 張道一，〈中國肖像畫漫談〉，《中國民間肖像畫》，頁110。

82 丁皋，《寫真秘訣》；收在《芥子園畫譜》（第四集人物），頁83。

張畫像分別以石洞、樹和月、及竹林間作為背景佈局，是因知丁之癖好山水而特為佈局安排的。那麼，也可推測，黃慎應可能也是知其所癖，而繪其坐於長石上。丁有煜顯然的很滿意這張坐像的神情和佈局，認為畫幅雖小，卻畫出了他對人對事冷淡、不關心的「冷懷」心境；同時，他也表白了惟有識得其「冷懷味中味」的人才能理解他其實是充滿著活躍生機的人。在畫上的自題及自傳，丁有煜為他個人的個性（「性褊，不容人過，而熱腸似火」）、教育（自稱「違萱堂三十載，背庭訓二十春」、「學書無能，學畫無成。學鐵筆，擬秦漢，愧文〔三總〕何〔雪漢〕生」）、遭遇（「南北走，空螯手；涉冰炭，應心口」、「一遇險于茂陵馬上，再遇險于和州江口」）、嗜好（「于人愛舊，于物亦愛舊」、「手摩古玩書帖」、「少工寫竹，竹不離个，因自號」）、經濟狀況（「孤苦窮民」、「手摩古玩書帖，遇缺食時亦復易米為炊」）、友朋關係（「自垂髫交及暮年友，罔弗來往胸中」）、家庭（「聾妾愛聽說，教女只用拙」、「友琴〔女名〕為我制日撐」；筆者按：其實他至少尚有兩位兒子）、作息（「開眼作書字疊字，闔眼會客失坐次」、「以足疾謝酬酢」）、工作（「時與修州乘」）、以及心境（「我念今人兮北風涼，我思古人兮春水長。眉上清春兮蒼蒼，眼底浮雲兮茫茫。泣杜宇兮羲皇。」）作了一個粗概的總結，似乎在對他的人生做個完整的交代，以強化觀者對他個人形像的理解。

此《丁有煜坐像卷》，從最初的畫作歸屬人孫柳門的身份，已明確指出它係為「紀念」性質所作。然而，加上丁有煜的自題及自傳後，它也成了他「自我表白」、「言志」的傳達物；這是明清以來文人肖像畫所常具有的功能和特色。如前文已述，丁有煜一生前後有黃慎和羅聘分別為他畫過五張畫像，但僅有這張「坐像卷」保存到現在。它既出於當時名畫家之手，又含有丁有煜的自我介紹、時人好友名人的題跋，對於畫作繪製的目的、歸屬人也都有清楚的交代，是中國畫史上難得的完整之作；丁若知其能留傳至今應會含笑九泉吧！

十一、結 論

過去，學者們研究揚州八怪成員互動的情形時，大多以各個畫家為出發點來搜尋資料。當個別畫家的資料缺乏時，便無法建立起他們之間的關係。本文以丁有煜為主軸，從其著述、書畫作品、畫像中，探尋他的生平及交友狀況，很驚訝地發現他與揚州八怪的許多成員有密切的互動關係。如本文所述，他與李方膺、李鱣、鄭

板橋、黃慎、羅聘等人有直接的接觸關係，與高鳳翰、金農也有間接的證據顯示彼此認識。藉由對他的研究，這些畫家們彼此密切交誼的輪廓愈來愈清楚的呈現，比起由個別畫家的研究做起有更出人意料的结果。不僅如此，通過丁有煜這個典型的文人，也將揚州八怪成員和當時文人的走動情形活生生的浮現，透露出南通、如皋、泰州、興化、揚州這幾個江北城鎮的畫家、文人彼此之間的交往比我們想像中還熟絡。更值得注意的是，這幾個江北城鎮的文人、畫家和南京文人、畫家的往來比和近在咫尺的長江對岸的常熟、蘇州兩地文人、畫家的往來還要密切。這種現象的形成，究竟是因長江的天然地理隔絕所造成，或是另有文化發展上的消長競爭因素，又牽扯出了另外一個新的研究課題，實令人深思！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南朝宋)劉義慶，《世說新語》，臺北：廣文書局，1979。
- (清)丁有煜，《个道人遺墨》，南通：翰墨林出版，1923。
- (清)丁有煜，《个道人贖墨》，張麟年編抄本。
- (清)丁皋，《寫真秘訣》，收入《芥子園畫譜》第4集，臺北：華正書局，1978。
- (清)王藻輯，《崇川各家詩鈔彙存》，咸豐七年（1857）南通州王氏刻本。
- (清)孫翔輯，《崇川詩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濟南：齊魯書社，2001。
- (清)孫翔輯，《崇川詩集》，濟南：齊魯書社，2001。
- (清)徐縉、(清)楊廷撰輯，《崇川咫聞錄》，道光十年（1830）徐氏芸暉閣刻本。
- (清)袁枚，《隨園詩話》，臺北：正文書局，1974。
- (清)梁悅馨等，《通州直隸州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
- (清)梁園隸等修，《重修興化縣志》（二），咸豐2年刊本，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28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
- (清)楊受廷等修，(清)馬汝舟等纂，《如皋縣志》（二），嘉慶十三年刊本，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江蘇省》第9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
- (清)劉南廬纂修，《南通州五山全志》，收入《中國名山勝蹟志叢刊》第四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75。
- (清)鄭燮著，卞孝萱編，〈板橋集外詩文〉，收入《鄭板橋全集》，濟南：齊魯書社，1985。
- (清)羅聘，《香葉草堂詩存》，嘉慶元年刻本。

二、近人論著

- 《文史辭源》，臺北：天成出版社，1984。
- 《漢語大詞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86。
- 《个老人詩稿》（又名《个老人遺墨》），吳申甫收藏稿本，1933。
- 卞孝萱，〈揚州八怪之一的高翔〉，《文物》，1964年第3期，頁38-42。
- 卞孝萱，《鄭板橋叢考》，瀋陽：遼海，2003。
- 丘幼宣，《黃慎研究》，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
- 李濬之，《清畫家詩史》，北京：中國書店，1990。
- 張郁明編，《揚州八怪書法印章選》，江蘇：江蘇美術出版社，1993。
- 張道一，〈中國肖像畫漫談〉，《中國民間肖像畫》，臺北：漢聲雜誌，1994。

郭味渠，〈揚州畫派的鄭板橋〉，《文物》，1960年第7期，收入《清代揚州畫派研究集》第二輯，揚州：編者印，1981。

葛云莉，〈鄭板橋、丁有煜銘文硯〉，《南通博物苑百年苑慶紀念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

趙儷生，〈談清中葉揚州畫派中的異端特質〉，《文史哲》，1956年2期。

Besides The Eight Eccentrics of Yangzhou : Ding Youyu and His Portrait

Zhuang Sue

Graduate School of Art History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Abstract

Huang Shen (1687-c.1770), one of the Eight Eccentrics of Yangzhou of the middle Qing, painted a handscroll of “Seated Portrait of Ding Youyu”, which is now in the collection of Nantong Museum. Who is Ding Youyu? This question has never been regarded or discussed by Chinese art historians. However, Ding Youyu (1682-after1764), who lived in Nantong, was actually a very famous literate in Jiangnan region. He was friend of the Yangzhou Eccentrics. In addition to Huang Shen, he had been very closely in contact with Li Shan (1686-c.1756), Li Fangying (1695-c.1755), Zheng Xie (1693-1765), and Luo Pin (1733-1799). Especially, he was an intimate friend of Li Fangying. The dating of living time of the latter now mostly depends on his writings. This article tried to, through the extant literary and art works of Ding, the colophons inscribed on the scroll of “Seated Portrait of Ding Youyu”, and the writings of Ding’s friends, explore the life accounts of Ding Youyu, discuss the achievement of his arts, and unfold the puzzle friendship between him and the Yangzhou Eccentrics and his contemporary literati. Then, the painting process and the original owner of Huang’s handscroll were debated.

Keywords: the Eight Eccentrics of Yangzhou, handscroll of “Seated portrait of Ding Youyu”, Jiangn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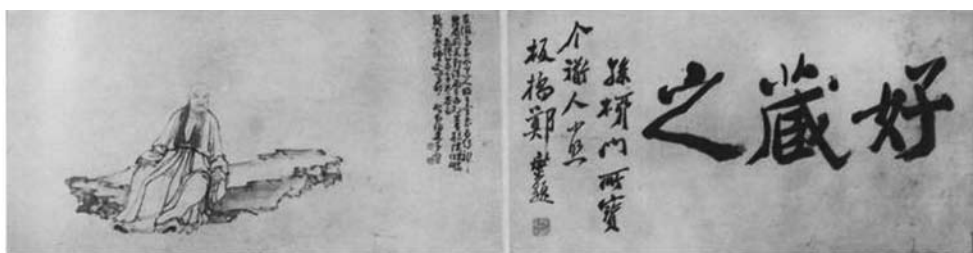


圖1 黃慎 丁有煜坐像卷 1755 41.7×188.5cm 紙本 設色 南通博物院藏



圖2 丁有煜 梅石圖
1759



圖3 丁有煜 梅花圖 1760
112×36cm 軸 紙本
水墨 南通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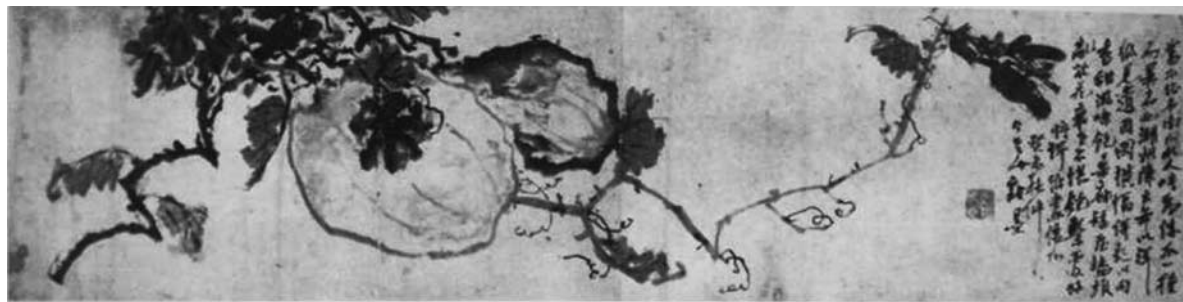


圖4 丁有煜 南瓜圖 1763 41×165cm 卷 紙本 水墨 南通博物苑藏



圖5 鄭燮用印「海闊天空」 出自鄭燮行書掌古卷 1763 攝自《中國書畫家印鑑款識》下冊頁1456



圖6 丁有煜刻「修竹吾廬」邊款鄭燮字 揚州博物館藏 攝自《揚州八怪書法印章選》下編「附圖」頁294



圖7 丁有煜用印「煮茶別所」



「一泓秋水」



「一大戲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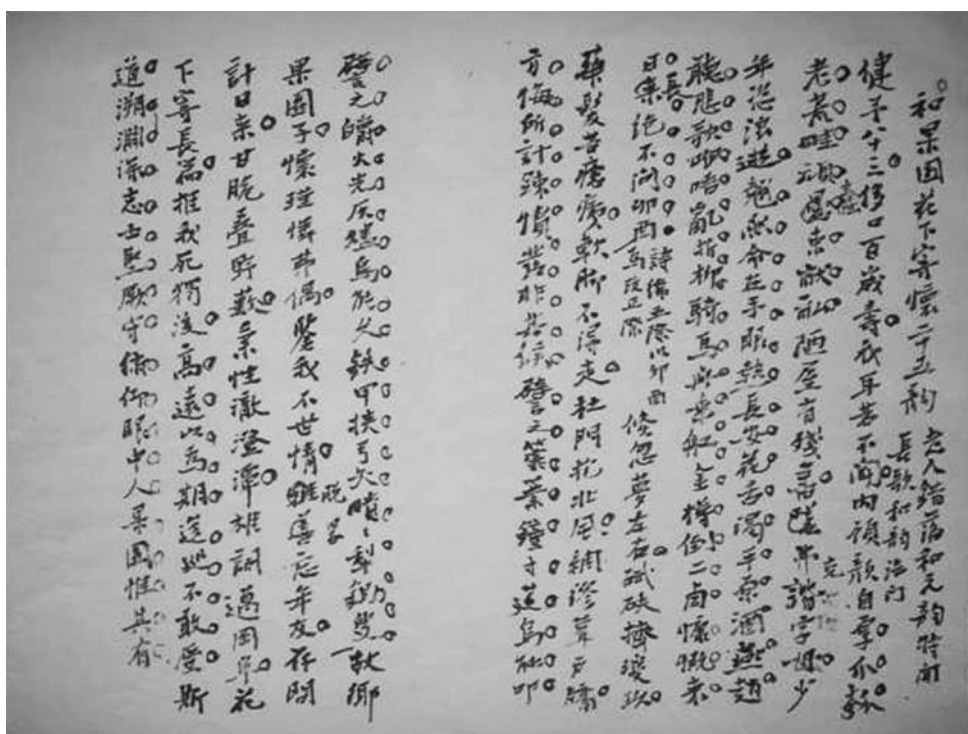


圖8 丁有煜詩稿 《个老人詩稿》頁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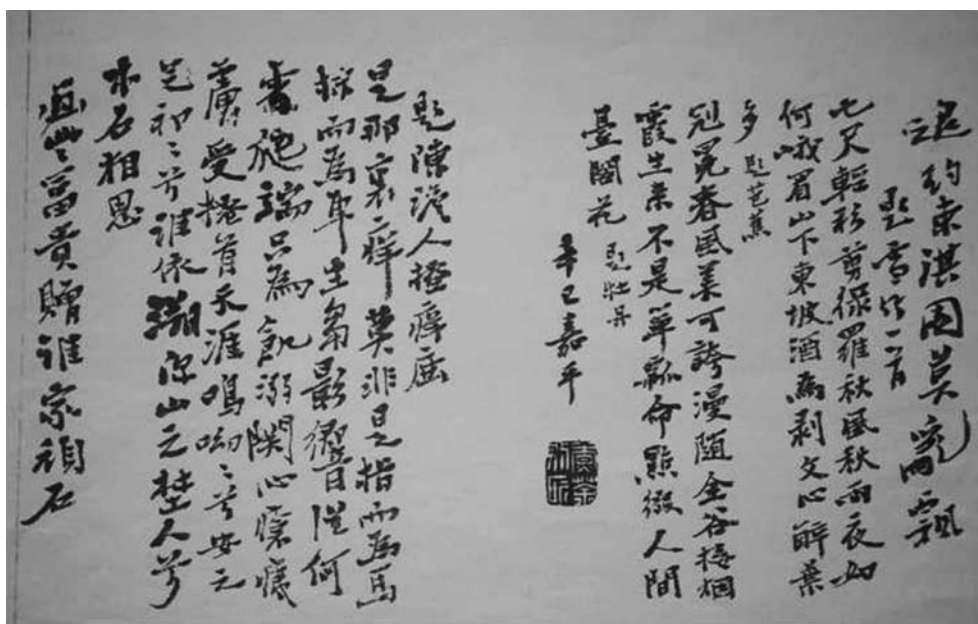


圖9 丁有煜詩稿 《个個道人自書詩稿》頁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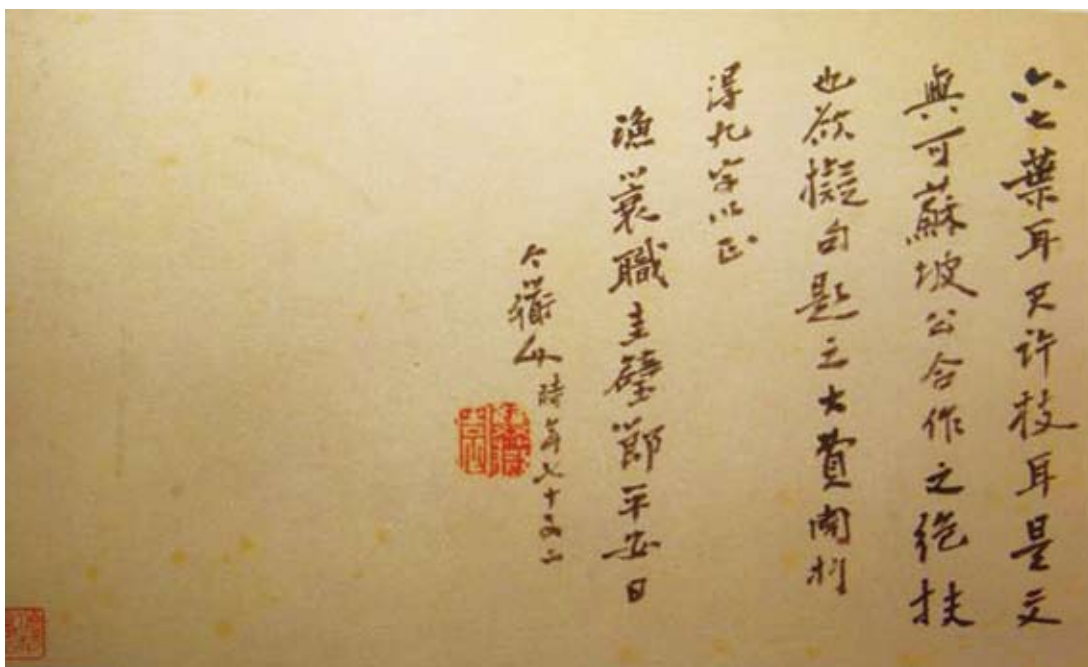


圖10 丁有燧題跋 李方膺《墨竹冊》 無記年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11 高鳳翰《幽澗叢菊》軸
又名《香流幽谷》 1748
南京博物院藏



圖12 鄭板橋硯銘 出自丁有燧用硯 南通博物苑藏